

文人著

蓝翎

# 风中观草

武則天嘆曰

詩文抄

院本

院本

宋明文苑

卷之三

高陽縣志

卷之四

卷之三

文人

卷之六

卷之三

者不少の正直者

脊梁骨頭

此。拉直心毛杆

卷之三

元成

鳳真之難

文人  
有倫

生  
十

史記不遠

風。嘗言書生

卷之六

居所窮之酒

子指你。有异才的

# 风 中 观 草

蓝 翎

\*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
(广 州 市 大 沙 头 四 马 路)

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华 南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 米 32开本 9.875印张 4 插页 195,000字

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1,740 册

I S B N 7—5360—0140—1 / I · 136

平 装 定 价：2.40 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文艺评论和杂文作品的结集。

书中收入的文艺鉴赏文章，涉笔小说、电视剧、戏曲等艺术门类，对作品蕴含的思想、艺术、风格等特征的把握，对某种文学现象和规律的探索，可谓独具灼见，充满激情，褒贬态度鲜明，表现了作者的艺术素养和批评风格。

收入的杂文作品，皆有感而发，内涵深厚，耐人寻味，于不动声色中给人以启迪。



1984年春摄于广东从化

# 序

现在的农村讲究科学种田，选择良种，培育增强其抗倒伏能力，以期获得好收成、好粮食。田野不是温室，经常八面来风，有时还平地起旋风。缺乏抗倒伏能力的庄稼，大风一吹连片倒，想再站起来就难了，因而减产。若是倒在泥水里，不仅会颗粒无收，连秸秆也泡烂沤糟。但即使泡烂沤糟，也非毫无用处，至少还能给地里增加点腐殖质，松软土壤，以利于下季庄稼的生长，总比墙头上长的狗尾巴草要好得多。

民间谚云：“墙头草，随风倒。”东风来，往西倒；西风来，往东倒，不倒顶不住，抗不了。于是随风倒成了本性，成了特殊的应变力，反正倒不到泥水里，无需增强抗倒伏的能力。狗尾巴草长在墙头上，缺水少肥，叶瘦秆细，倒来倒去，到头来只结出个毛笔头那么大小穗，还洋洋得意、摇摇晃晃，自以为很像山头上的大王旗呢。籽粒掉在地下，被扫进垃圾堆；落到墙缝里，来年再生出狗尾巴。这也是它的一生，没有贡献的一生，空空洞洞的一生，生生不已的一生。啊，顽强的狗尾巴草，平安的狗尾巴草。但是，生在墙

上比庄稼长得干净的狗尾巴草，终归还是墙头草。

历史上有歌颂墙头草的么？不清楚。现在有歌颂墙头草的么？尚未看见。但是，翻一翻历史，看一看现实，又不得不苦涩的承认，什么时候都有一些随风倒的墙头草式的人物，凭藉着随风倒的应变力，生活得相当舒适安逸；有的还步步高升，那就更舒适安逸。他从不看眼底倒卧着的乞丐和荒野上游荡着的冤魂。圣人讲仁义，他就装得像贤人；佛祖讲慈悲，他就装得像善人；天师讲度脱，他就装得像仙人；屠夫要动刀，他就端上接血盆。百家门前称弟子，那家的要义也不入门儿，只要保住自己的名和利，那管作人不像人。看风吃饭，看风穿衣，看风行路，看风待人。堪舆家说的全是顺竿子爬的假话，“墙头草”干的全是没脚跟底的德行，道虽不同，都靠着看风水为生。风水，风水，随风倒有油又有水，何乐而不为？

文人不歌颂墙头草，值得赞赏；文人不当墙头草，更值得赞扬。文人一旦成了墙头草，已近“无行”之境。小白脸宋之问倒向武则天以求宠，武则天嫌其口臭，“诗文扫地”。阮大铖倒向南明宵小马士英，写名剧《狗洞》而钻了狗洞。高唱着“好像那泰山顶上一青松”，倒向“四人帮”，无松香而有狗屎臭矣。世间文人众多，能成大师者凤毛麟角，而能成正直之人者不少。正直者，不随风倒也，脊梁骨硬，站得直，立得正。难乎？不难。握直笔杆，“立地成佛”。

无风直立易，有风直立难，只怪文人，似亦有偏。一介书生，弱不禁风，刮不起大风，更掀不起台风、飓风。常言

书生善于“煽风点火”，实乃“诬陷不实之词”，应予推倒。有异术的神仙从来不收书生为徒，授以“呼风唤雨”的本领。想刮大风掀大浪以图扰乱天下者，向来多出于有权势的阴谋家、野心家。“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。”书生的笔头不像牛鼻子老道手中的宝剑能吹风喷火，把笔的功能无限夸大，以为它是擎天柱一根，动不动就想从笔头上看天倾，从而刮起阵阵吹知识分子的风，那就离文字狱不远了。什么“窥测方向”啊，什么“煽风点火”啊，什么“白专道路”啊，“和平演变”啊，“争夺青年”啊，“离经叛道”啊，“修正主义基础”啊，“牛鬼蛇神”啊，啊啊啊……还用什么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啊来证明这是规律。其实，这句话本身就是一股冷风——“空穴来风”。究竟谁是“风”谁是“树”？多少年只有阵阵冷风吹到知识分子头上，知识分子又何曾真正刮起过一阵“妖风”而吹得昏天暗地？知识分子从来都是想静的，静下心来做学问，静下心来搞事业。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才符合实际。“知识之树”，“智慧之树”，“知识就是力量”，都是通常比喻知识的美词儿，没有看见过和听说过有什么“权势之树”或“阴谋之树”或“权势就是力量”。只有那些蔑视知识、践踏文明的愚昧人，才常常刮起风来显威风，摧残了花，摧折了树，也诱发了一批墙头草。说“心有余悸”也好，说“心有预悸”也好，“悸”的就是风，而非其他。这几年，台风没刮起来，是安定团结的表现，但时不时的吹过来点阵风，确是事实。看来，增强点抗倒伏的能力，在思想上造起防风林带，对于

保护知识界的树苗、小树和大树，还是必要的。

这不仅对知识界有必要，对一切不想刮风而风来时定然挨吹的人也有必要。防风林带为什么能减弱风、挡住风？就因为众树能成林，根扎大地，不低头，不弯腰，合力抵抗。若是风一来就倒地，风会更猛更凶；若是再随着起哄，则更风沙漫天。过去能够几次刮起大风来，现在有时还能吹起点小风，就是利用了随风倒的心理。说得不客气点，我自己身上就有随风倒的潜因，别的人身上恐怕未必不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这种潜因。这是长期的封建社会甚至奴隶社会人治的心理积淀，是被官“牧”的结果，是缺乏独立人格的表现。历史的“基因”代代相传，“宁为太平犬”、“逆来顺受”，“没有不晴的天，没有不停的风”，“熬出头来见清明”，等等，说法多得很，全是蒙昧。不懂民主，不懂自由，不懂科学，因而受到愚昧野蛮的捉弄还不自觉，反而搬出“二十四孝”式的“娘打儿子论”以宽心。这才是封建意识的“孝子贤孙论”，同无产阶级思想不相干，同社会主义精神不相干，同共产主义理想不相干。

清朝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郑板桥写过“难得糊涂”一横幅，现在居然时髦起来。在摆满了新式家具、电器用品的居室里，在身着西装的主人坐的沙发后的墙上，经常看到这幅字，谐调么？在机关办公室里，也经常见到这幅字，谐调么？是想把事情办清楚，还是办糊涂？郑板桥写这幅字，尽管语含讥讽，幽默耐嚼，不同流俗，但总有一种无可奈何的超脱心情。若以能显示他的刚直风骨来看，我以为不如他如下的

一首题《竹石》画诗：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，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“咬定青山”，绝不随风倒，这在乾隆年间，不失为人格独立的感悟和“主体意识”的觉醒，比贾宝玉走的远。“难得糊涂”是刘伶式的佯醉，“咬定青山”是搏风战浪式的挺立。中国自古就有墙头草的传统，更有不随风倒的传统，且不只是文人。

四十五年前，在延安，毛泽东同志就以“墙上芦苇，头重脚轻根底浅；山间竹笋，嘴尖皮厚腹中空”这副对联，批评那些“没有党性，或叫做党性不完全”的人、“没有科学态度的人”、只知背诵马列主义若干词句的人、“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”，并希望有这种毛病的人勇敢地“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”。时间过了半世纪，历史证明不少“墙上芦苇”活得很好，妙诀无它，“难得糊涂”、随风倒而已。党风不正同他们无关么？社会风气不正同他们无关么？但到头来仍然是“芦苇”，官阶虽高，只不过表明墙头加高了，“腹中空”却早已填满了烤鸭，而不知道老区人民连小米还没得吃饱。

过去不是说“要经风雨、见世面”么？我生也有幸，“风雨”经过了，“世面”也见过了，大彻大悟之境则未达，小彻小悟尚敢自期：临风不乱，不随，先看看再说，无非就是那么回事。“不正之风”是现代词，古人把不正之风称为“妖风”。凡“妖风”必有邪味，抓一把，闻一闻，即不易为其所迷。别风乍起先吓唬自己，六神无主。

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是风平浪静、天朗日丽的环境，也

就是安定团结的局面。苟有不利于此者，不管是什“风  
雨”，什么“世面”，什么人制造的，都统统顶住它，用人民群  
众思想上成长起来的防风林带顶住它。

雾里看花，蒙蒙眬眬，人见难言之美。风中观草，清清楚楚，我得了然之悟。写诗不妨蒙眬，作人则蒙眬不得。故题曰“风中观草”以自警，非专指他人道短长也。

1986.12.27

# 目 录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序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1  |
| <b>盘根错节，流变不止</b>          |    |
| ——关于文学寻根问题的随想 .....       | 1  |
| <b>结出硕果的“反思树”</b>         |    |
| ——读《绿化树》的随感 .....         | 12 |
| <b>超越自己与超越历史</b>          |    |
| ——关于《绿化树》人物形象的片断理解 .....  | 20 |
| <b>新时代的“救荒策”</b>          |    |
| ——读《洪荒启示录》 .....          | 35 |
| <b>和尚的法器真灵？</b>           |    |
| ——读《门神》一得 .....           | 44 |
| <b>歪风刮出新“齐人”</b>          |    |
| ——读小说《吃客》 .....           | 48 |
| <b>知音说与知音听</b>            |    |
| ——读《俞伯牙摔琴谢知音》随想 .....     | 52 |
| 《诗海泛舟》再版序 .....           | 63 |
| 《晨曦集》序 .....              | 70 |
| 《新叶集》序 .....              | 76 |
| <b>后来向上</b>               |    |
| ——读1985年《中国作家》的几点印象 ..... | 81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“第一步必须迈出去！”        |     |
| ——影片《在被告后面》观后感     | 87  |
| 民族灵魂大震荡的纪念碑        |     |
| ——看电视剧和读小说《四世同堂》的  |     |
| 札记                 | 92  |
| 民族的东西总是有艺术生命力的     |     |
| ——在《光明日报》召开的电视剧《四世 |     |
| 同堂》座谈会上的发言         | 111 |
| 唱出心声来              | 115 |
| 悲剧中的悲剧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《李信与红娘子》片谈       | 118 |
| 又一位“红娘子”           | 131 |
| 各有千秋               | 134 |
| 天津快板的冷落            | 140 |
| 倔老师带出俏学生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看河南戏校曲艺班毕业汇报演出   | 143 |
| 作家的真诚与历史的真实        |     |
| ——在清代题材避暑山庄文学讨论会上  |     |
| 的发言                | 147 |
| 残梦补记               | 151 |
| 端起饭碗               | 156 |
| “索取”与“留下”          | 160 |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忽然想到     | 163 |
| 从马大哈到马虎国 | 167 |
| “老虎”涨价   | 170 |
| “海外”奇谈   | 172 |
| 欣闻市声     | 175 |
| 名牌的口碑    | 178 |
| 新年一愿     | 181 |
| 富而勿骄     | 184 |
| 富而思文     | 187 |
| 擂起社会舆论之鼓 | 190 |
| 一心一意不容易  | 195 |
| 真真假假     | 197 |
| 星光与萤光    | 199 |
| 西太后吃糖葫芦  | 203 |
| 家庙里的菠菜汤  | 206 |
| 人名历险记    | 213 |
| “排外”外论   | 218 |
| 扫灰       | 222 |
| 谁“失职”？   | 226 |
| 盗魂灵      | 229 |
| “会海”余沫   | 233 |
| 大器早成     | 240 |
| 美在发现     | 245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啄木鸟不是烤鸭           | 248 |
| 朝话夕改              | 253 |
| 《署名种种》补实          | 257 |
| 直话直说              | 261 |
| 超脱“超越”            | 265 |
| 学林偶思录             | 268 |
| 编辑异话              | 275 |
| 中国文化建设要从实际出发      |     |
| ——在《中国文化报》座谈会上的发言 | 278 |
| 《杂文研究资料选辑》序       | 282 |
| 后记                | 300 |

# 盘根错节，流变不止

## ——关于文学寻根问题的随想

中国有句老话：水有源，树有根。这讲的是自然现象。人们又常以这种自然现象来比喻事物的因果关系或历史衍变，进而追根溯源。那么，作为人，作为人类，有没有根和源呢？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有没有根和源呢？又如何从最原始的根和源发展到现在的状况呢？大概自从人类有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思维以后，就开始反思这个问题。尽管这种反思的基础是出于幻想和想像，反思的结果也并不符本源的真相，如神话。但就人类认识自身所由来的历史价值看，却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萌芽，并从此一代接着一代地不断追寻这个根本问题，一直发展到现代的人类学、社会学、历史学

等等，或者说全部现代文明，才逐步弄清了原来文明人是猿猴变来的。至于猿猴又是从何变来的，那是近代文明人所要研究的古生物学，而那古生物的历史却不属于人类文明的范畴。所以从这个人类有史以来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对象看，我认为近两年我国文学创作中所提出的寻根问题，并非什么崭新的问题或观念，只不过是这最古老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对象在一个侧面的延伸。当然，我也不否认这个问题在当前文学创作实践中的现实性。我只是说，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提出寻根的问题不那么简单，因为文化传统本身就盘根错节，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，仅就其本身来解释本身的发展变化，恐怕难以说得清晰而明快。

既然讲到中国文化传统（这里先不讲继承什么和扬弃什么），就要看看文化传统形成的特点。如果不把文化作狭隘的理解，而是把它看作同人类出现以来同时并存的一条历史的长河，并且仍将伴随着人类的发展长久地流下去，直至假定到达人类的不复存在于地球和地球的毁灭为一终点。（按照人类文明发展的可能性，即使以天文学家说的地球将有毁灭的时候，人类也有可能带着已有的文化离开地球而迁移其他星球上去，如果在那里发现了人类可以生存的条件。到了其他星球，也许会和那里的“文化”相冲突，进而产生新的寻根问题。这当然也是一种神话式的推想，但已同现在文学创作中的寻根问题没有多少关系，故不再往更宏观的范围推想。）那么，文化传统就是容纳了人类有史以来不同时期、不同地域、不同民族的无数文化细流而成。具体到中国，就不

只是进入到封建社会以后以儒、道、释三家为核心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以及劳动群众中朴素的文化，因为在这以前还有更古老的文化。至于说到楚文化、巴蜀文化、葛川江文化、商州文化等，（这里指的是文学创作和评论中的概念，与历史家的概念不大相同。）虽然各有其一定的历史传统，但同整个中国文化的传统相对照，只不过是一个阶段、一个细流，而且彼此混流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不那么纯粹单一。

文化传统是一个历史范畴。要解释文化历史的过程，现在还没有比历史唯物主义更高明的理论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人是古猿为了寻求生存的条件而不断劳动所衍变的结果。从生产的角度看，这是原始人比较单纯的物质生产，或者说是食物寻求。其实这种简单的食物生产，也包含了文化的萌芽，如语言的产生，工具的改进。所谓历史传统的保留，实际上表现为文化传统的积累。

若以古文物的遗存和文字的记载作为历史发展的两大类证据，我以为所谓文化传统，实际是以人的生产和生活（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）为中心的文化成果的逐渐积累。不同时代的人，又必须在已有的积累条件下从事生产和生活，并进行新的积累。到了阶级社会，这种积累才呈现出复杂曲折的状态：有积累和破坏，有前进和停滞，有文明和野蛮，充满了斗争。但从总的历史发展趋势讲，争取发展前进的潜在力量是主流，不管在什么时期，采取什么样的形态，从来未曾中断过，否则人们就无法活下去。因此，从历史发展的某些曲折现象看，提出警人重视的所谓“文化断裂层”的观